

开旅游车的张大个

骆驼

我至今还对云盘梁上的风景记忆犹新。

我在那家市级机关工作的时间不长,但对那里很多人,都极有感情,开旅游车的张大个,就是其中一位。

那时候,我一般在下午下班后,喜欢去云盘梁上转转。云盘梁面积不大,方圆就几公里,但景区环山而建,山路蜿蜒,自然就会有許多电动旅游车代步。

那天,我带着外地同行去云盘梁参观,坐上了张大个的电动旅游车。游毕,我拿出一张百元钞票,张大个说无零钱找补,叫我方便时补给他就成。我诧异地看看张大个,当时,我们互不认识。张大个见我诧异,挥挥手说,去吧,我姓张,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。我都放心,你怕啥?陪客人去吧。

我们便这样认识了。

我常常在业余,独自一人拿着书,去云盘梁上读。紧张的机关生活,在这里可以得到全面放松。张大个有时候会凑过来,随便看看我手里的书,或是与我闲谈一阵。

在闲谈中,我断续得知,张大个叫张志明,以前在一家市级企业的管理科上班,十多年前下岗了。

那时候,我的老婆孩子,还在我以前工作的县城。周末,单位若不放假,我有时候会来到山上,与张大个闲谈。

我感觉张大个这人见多识广,对一事一物,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他认识和分析事物的能力,有时候甚至让我佩服。更有趣的是,张大个与我一样,喜欢在业余喝几杯酒。每次,张大个都要点上几个小炒,点上一瓶白酒,我们共享。饭后,我抢着付钱,张大个总是用他那双有力的手,将我半道拦下,从衣袋里摸出钱来,付了。

我几次急红了眼,抢着要付账。我总觉得,我好歹一月有那么多的工资,张大个要靠开电动车养活自己和全家啊。张大个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,你孩子还小,用钱的日子还长,省着用吧。你我算是有缘,对吧?有缘人哪里能分彼此呢?我们之间,不谈钱,不谈钱!

饭后,张大个会将手搭在我的肩上,去露天茶摊喝茶,一坐就是

一下午。那时,还没有时兴查酒驾,但张大个却说,喝酒不开车,开车不喝酒!

有段时间,我故意躲着张大个,一来老是他付钱喝酒,我心有不安;二来我们中午一喝酒,他一下午都不去开车,会影响他的收入。再就是,我感觉他这人不会过日子,开一天车,满打满算,收入就百把元钱吧,但张大个要抽云烟,软的那种,要喝铁观音茶,小袋装的那种。中午还要炒几个小菜,一天下来,几乎都是倒贴钱。我时常想,他这样上班,如何养家糊口?几次我都想问他,可话到嘴边,又咽下了。

张大个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,晚上来一起喝几杯,这次你请客!我爽快前往。那天,我感觉特别愉快。

又一个下午,单位加班。下班后在云盘梁转上一圈后,已是暮色降临。我慢慢朝回走,一辆小车停在了我的面前。车上一个声音对我说,上车!我们一起走。

我一惊,是张大个。我有些不安地坐上车,才发现这车的豪华。更让我吃惊的是,车上坐的,居然是景区管委会的李主任。李主任我认识,我忙向她打过招呼。我疑惑地看看张大个,再看看李主任。张大个笑着说,没事,这是我老婆,一家人。李主任微笑着对我点点头说,我们老张常提起你,感谢你对他的照顾啊。

我不知如何走下车的,矛盾与疑惑占据了我的心。

冬天很快就到了,云盘梁上冰封霜冻,狂风呼叫。我上山去的时间渐渐少了,也很少见到张大个了。我们通过几次电话,张大个说,冬天,他一般不去山上开旅游车。路面太滑,不安全。

后来,我离开了那家市级机关,来到了目前所处的城市。我还是偶尔与张大个互发些短信,以示问候。

前几天,还在那家市级机关工作的一位同事来看我,我问及张大个,同事一脸茫然。我说,就是云盘梁管委会李主任的老公啊,那个在景区开旅游电动车的。

同事一脸惊奇,你认识他?

我说,当然!关系好着呢。

同事说,你小子隐藏得深啊,居然与千万富翁认识!

我忙问,谁是千万富翁?

同事说,你真不知还是装蒜?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张大个啊。

我感觉我快要窒息了。

同事接着说,张大个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,总部在成都,在几个市都开了分公司,现在身价恐怕早就过千万了。他与他老婆关系特好,也要感谢网络,感谢现在的办公设施,为了与老婆在一起,张大个白天在景区开电动车打发日子,晚上回去在网上打理公司的事情。

同事感慨地说,张大个的小日子,真牛!



驰骋 汤吉 摄

秋树冬草

杨晓红

潜水走过潜山县城段,又叫西河,西河是潜水那美丽的腰身。河水的漫长,并不影响她以这么优雅风情的步伐,进入县城居民的生活。

西河有荒山野水的天宽地阔,但又没有了无人迹的寂寞。从西河大桥头下去,沿着河坝逆水往上或者顺水向下,都有开阔的视野。春有桃李杏,夏有柳荻竹。不管是自然生长,还是岸坝斫治后人工植养,一样四季繁复。春给你葱茏饱满的感觉,秋给你苍黄悠远的意境。最打眼的是河滩边的芦苇和巴茅。芦苇有集中的阵势,给西河一种动荡漂泊感。但巴茅东一丛,西一片,很潦草,很散漫,它们一丛丛高过头顶。即使长在河坝水泥石缝里,也格外张扬霸气。它们俯视着河水,让你不可小觑它们的存在。在草木面前,河水甘居于下,甘居于配角。而最终,草木都只是配角。

配角的戏份往往最多。春夏时的树木们基本就一个姿态。都是一身永不褪色的绿衣,一派丽日清风,雨水婆娑。但当叶落枝横,萧瑟满天的时候,它们就凸显了各自的风骨和气韵。我尤其喜欢看秋冬的树,它们一棵树就有一种站立的样子,傲立于风中,或伟岸,或疏朗,或崛犷,或沧桑,或婷秀。那一棵枝叶满密的红枫,也就三四米高,极夺人眼球。那不是一般的红,红得令人心颤,稍远望去,像一团火,似万千火热在它胸廓中耀动幻变,仿佛燃化了生命的真元。一阵风来,忽然就有了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之豪迈苍凉。枫树如此热烈的生息终将归于哪一刻归安?草木的生命往往是短暂的,令人疼惜。但世间没有不朽,所有的来去都是可以理解的。没有老去的苍凉就没有盛开的鲜活,正因为生命如此,才使我们懂得世间这般美好而短暂,懂得珍惜。

潜河像植物演变的道场。太阳微笑着,看着它的亲人,草木们,给我演示生命象征的端倪。

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……”山映斜阳天接水,深秋,以至入冬了,西河的芦苇、巴茅顶着一头头白发,脚踩沙滩,迎着风的方向,静静肃立。若你没有看出它们的落败和寂寥,就发现,它们在等待,等一阵

风,或一场雪。仿佛号角一响,就要摇橹起航,向那凛冽深寒浩荡而去。不禁想,去年的荒草,都去了哪里?只有季节的手,才能调控草木的来路和归期。有根,就有归来的方向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芦苇是我们的榜样。人,出生在一片泥土之上,不管是故园万里,还是原地生长,只要用根抓紧土地,身后,就有那岁月之河,冉冉流淌。

秋末冬初,风用刀子说话。西河边有些植物却不怕刀子。花圃中天竺细小的枝柯还劲抖抖地扛着紫褐的叶片,枝叶中结果,大小如豌豆,一串红过一串。小小的木本结出这么多果子,还这么坚硬。一查,天竺子,又名南天竺,秋天结子,美胜红豆。因此在民间有喜庆、多子多福的象征意义。我贪心,折一把带回家,插于小瓶里看,却觉得完全没有了生生灼人的热烈气象。正好似那不期而遇的艳遇,若认真了,靠近了,就发现不是个好把玩的尤物。谁说秋后的西河只有枝横萧瑟,走在这深秋的岸边,你不仅会爱上它坦荡的骨感,更有许多惊喜。那些意味,总在秋后,水边,花前,让你迷惑,去猜,去品。

如果要我在西河上选一样最喜欢的东西,不是花木,也不是水,是草,应该说草地。密实,谦卑,让黄土披绿,让斜坡稳妥。无需修饰,却又修饰了一切。如果乘着航拍的镜头走,那斜斜的大坝上最好看,最好用笔画的是草,它们像五彩春衣的绿边,亲和,又廉价。时值冬至了,西河滩,水瘦,风不寒。草地毛毛的,给人踏实温暖的感觉。下午的太阳也钻进毛毛的云,散发出毛毛的暖,像妈妈的短大衣,搀扶她的胳膊,就有些暖从手臂传过来。妈妈是很少来西河的,对于已经八十二岁且有脑梗后遗症的老人来说,四五里路有些远,我只能偶尔在日光晴暖的周末下午,用车子载着她来走走。母亲从来没说想不想来,但我知道,有女儿陪着,哪儿都行。

有谁说过,“阳光温柔,还需要你懂,生活可爱,也需要你宠。”西河总有那种需要你爱,又需要你懂的景致。“愿万物安详,无病无灾。”此刻的西河,正在散发着这样的信息。

